

3.

瑞芳二坑的地底劇場

瑞芳二坑是倪蔣懷主持的瑞芳礦場，洪瑞麟是高級主管，蔣瑞坑入坑擔任監工，一個無關美術文化的產業職場，連倪蔣懷在內，竟同時出現三位畫家，也是臺灣美術史上的奇談。地底的光源只有帽燈，黑暗中投射宛如舞臺燈光，礦工藝術就成為洪瑞麟與蔣瑞坑的戲碼。1943年倪蔣懷病逝，在基隆久寶寺的告別式上，由藍蔭鼎出任司儀。瑞芳二坑今已開闢成瑞芳公園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【本頁圖】
礦場戶外合影，後立者左二為洪瑞麟，左四為蔣瑞坑。

【左頁圖】
蔣瑞坑，〈自畫像〉（局部），
油彩、畫布，52.7×40.8cm，
1986。

礦場有如劇場

幽暗的地下坑道內，礦工的頭罩燈是唯一光源，主坑之外還有很多平行的斜坑，入坑後各自埋頭苦幹，礦工們一動，光也隨之移動，偶然交會或多光影聚集或放射，形成幻化般的地底劇場，在這裡演出礦工肢體語言的戲碼。勞動中的光影與姿態，是畫家洪瑞麟最拿手的劇本，劇場的舞臺就是瑞芳二坑。

瑞芳二坑是倪蔣懷主持經營的現代化礦區，尤其機電設備齊全，器

蔣瑞坑，〈財明兄弟〉，油彩、畫布，72.8×60.8cm，1969。礦工頭燈四射，有如地底劇場光源。



〔右頁上圖〕
瑞芳二坑主坑口，洪瑞麟（右3）、蔣瑞坑（左3）等人合影。

〔右頁中圖〕
橋本八百二，〈日立礦山交班時刻〉，油彩、畫布，194×258cm，1930。盛岡橋本美術館典藏，作者響應1928年普羅美術運動所繪的勞工群像。

〔右頁下圖〕
蔣瑞坑（右）入坑前留影。

材與纜車的調度，以及通風、抽水等諸多功能全靠電力。

瞞著父親說要赴日學電機，卻偷偷去學繪畫的蔣瑞坑，1942年返臺後回瑞芳二坑復職，叔叔倪蔣懷有意栽培他，也囑咐蔣瑞坑要學好電工，並派在辦公室處理事務。

有一天蔣瑞坑陪外來賓客入坑勘查，頭戴燈帽踏進悶熱狹窄的坑道中，在微弱光源下發現勞動礦工身上沁出的汗珠，才猛然頓悟洪瑞麟每次出坑，都還在隨身攜帶的紙本上，塗塗抹抹礦工畫像，原來地底竟是洪瑞麟的畫室，其所表現的畫面，正是他當天親眼所見的實景，蔣瑞坑也開始技癢，燃起學洪瑞麟畫礦工的衝動。

蔣瑞坑希望有長時間入坑內仔細觀察，所以請求轉往坑內工作，也就是專門管理工人，維護坑道安全，保持機電系統運轉的任務。地底熱氣逼得大家不得不剝得只剩一條內褲，幾乎袒露軀幹入坑。

礦夫之外，還有撿煤小工及進出的臺車，加上專業機電人員等，通常都有數十個人在地底活動。頭燈交織宛如舞臺光線，變化無窮。就地下地形來說，主斜坑分歧處的





蔣瑞坑，〈玉溪伯〉，油彩、畫布，52.3×45.6cm，1950。

坑道，不但地勢平坦，而且有通風口，儘管僅是3尺乘3尺的空間，卻是礦工們暫時休息的好地方，蔣瑞坑趁休憩時間，把握機會，頂著帽燈埋首作畫。

想起川端畫學校時期所認識的業餘畫家北野萬平，經常耳提面命一定要他勤畫，筆和速寫本絕不離身。然而戰爭越來越激烈，不斷地空襲



蔣瑞坑，
〈礦車〉，
油彩、畫布，
37.9×45.5cm，
1995。



蔣瑞坑，〈休憩中〉，
水墨、紙，
20×27.5cm，
1952。



導致火車經常停駛，在瑞芳又畫材難求，先是洪瑞麟想到了最簡便的方法，用最容易取得的硯臺和墨條，磨出墨汁，沾上粗硬的油畫筆畫圖。蔣瑞坑也學著畫水墨速寫，愈畫愈上手，幾年後的水墨礦夫之即興創作，就畫到與洪瑞麟無分軒輊了。

比起人物畫，蔣瑞坑更熱愛風景寫生。從日本回來之後，對少年送報生涯，天濛濛未亮就踏遍山城的辛苦滋味已經淡忘，現在反而陶醉在曾經引以為苦的九份、金瓜石的山城海域印象組曲中。入坑工作，是做一天休息一天，本來以為可以常去寫生，卻因為基隆、九份、金瓜石都被列入軍事要塞區指定範圍，禁止攝影、繪圖，因此只有偷偷地速寫，不得公然擺出畫架，即便是速寫也都僅限於練習稿而已。有風聲聽說要新定臺灣青年兵役義務的法源，蔣瑞坑已二十出頭，最擔心被調去前線戰場，還好徵兵制尚未實施，何況礦場員工是軍需生產的重要勞力，不會輕易被徵召從軍。



久寶寺告別倪蔣懷

1942年夏天，蔣瑞坑回瑞芳二坑復職不久，即轉調坑內做礦工領班，由於是管理職，入坑、出坑比較自由。入坑前發牌號，指示工作地點，記錄工人業績等，中間休息時，一邊與礦工們閒聊家常，一邊速寫礦工動態。出坑還需核對掘炭量，回事務所安排下一班人員工作表，並也得寫報告書和坑內日誌。不過，不管工作多繁瑣，他的桌面上總散置著一些剛才隨手畫下的圖畫。

直到1943年春天的一年內，倪蔣懷已經很少到礦場，因為腎疾更進一步侵蝕，必須長期休養及進行醫療。其實蔣瑞坑敬畏叔叔猶甚於自己的父親，不過倪蔣懷偶爾出現事務所，一定會發現他的桌上攤著速寫稿，卻從來不過問，似乎默許這位愛畫圖的晚輩，當作視而未見。洪瑞麟最了解倪蔣懷惜才之情，常勸他不必那麼怕，叔叔絕對不會干涉你畫圖的。

春暖花開的季節，海上卻是布滿戰雲，1943年3月19日，無武裝客輪高千穗丸，在基隆外海被美軍魚雷擊沉。起先是基隆港務人員告知基隆海軍武官府，高千穗丸沒有如期進港，有可能發生意外，海軍武官府始派出軍警、漁船出海搜尋，待撈起漂浮海面的船身銘板碎片「穗丸」二字，即知大事不妙，緊急展開救援，船上一千二百餘名乘客，生還者僅二百四十五人。

前章也提過黃清埕夫婦搭乘的

【左頁上圖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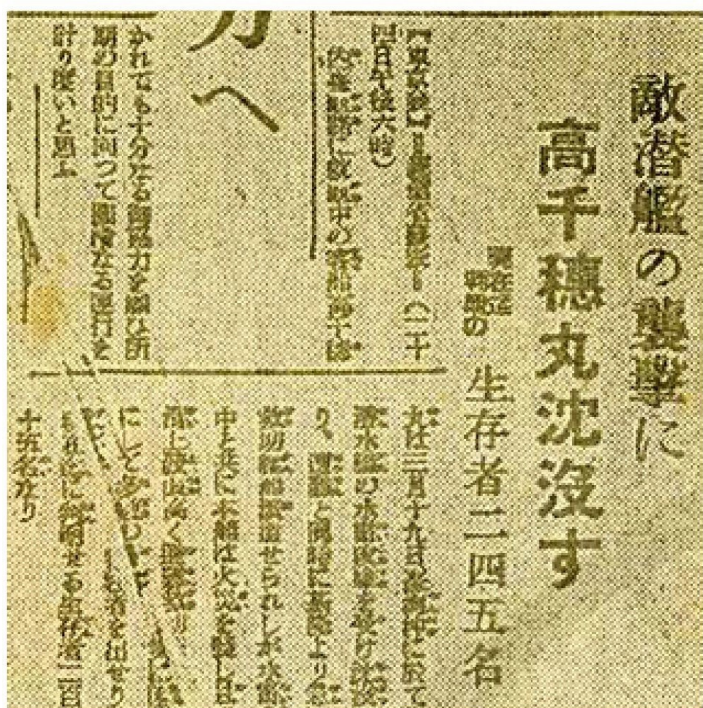
蔣瑞坑，〈礦工素描〉，水墨、紙，27.5×22cm，1952。

【左頁下圖】

蔣瑞坑，〈炭礦夫〉，彩墨、紙，27.5×44cm，1957。

1928年基隆港風景明信片，圖中間建築物即基隆海軍武官府，旁邊的平房今已改建為長榮桂冠酒店。





客輪遭致不幸。兩年前蔣瑞坑在東京時，洪瑞麟曾介紹他們認識。但知道遇難也是一週之後，經新聞報導，再從洪瑞麟轉告才曉得的。想到自己也是搭同一艘船回到臺灣，回想起來心有餘悸。高千穗丸的衝擊還來不及平靜下來，一個月之後，叔叔倪蔣懷長年腎臟宿疾惡化成尿毒症，於同年4月21日病逝，享年五十歲。

倪蔣懷的成就在年輕的蔣瑞坑心目中，一直是仰之彌高的，總是身分地位崇高的長輩，所以產生敬畏之心。龐大的事業與藝術正值旺盛之年，這麼早就離世，更令他悵然不捨。

數日後，倪蔣懷的告別式也依照日本習俗，式場選在基隆興國山久寶寺舉行。現在已少有人知道基隆有一座久寶寺，它係最早來臺傳布佛教的日本曹洞宗，於1908年在基隆所建的小型寺院，由於信徒都是居住基隆的日籍人士，日本敗戰後，信徒皆遣返日本，遺留下來的寺院，以日人財產處分方式，撥交公部門使用，在原地改建為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，坐落於今義二路上。近年第二分局遷走之後，目前是空地，但已規劃另作他用。



〔上圖〕高千穗丸事件五天後，報紙僅揭載一小段。
〔下圖〕基隆久寶寺示意圖，圖片來源：李欽賢繪圖提供。

久寶寺的別緻設計是白色樓門，進門後才是本殿。這間寺廟與基隆美術的結緣，是常有傳統書畫在寺內展出，倪蔣懷晚年也蒐集傳統繪畫，也有與之投合的機緣。前來參加告別式追悼會的包括礦業界、藝術界名流，場面備極哀榮。

儀式主持人藍蔭鼎，是當時臺灣最有名望的水彩畫家。而蔣瑞坑與倪蔣懷的叔姪輩則一起扶柩，告別式後火葬，安奉於基隆南榮公墓。

儀式主持人藍蔭鼎，是當時臺灣最有名望的水彩畫家。而蔣瑞坑與倪蔣懷的叔姪輩則一起扶柩，告別式後火葬，安奉於基隆南榮公墓。

棄畫逃亡走天涯

瑞芳另有一位礦業聞人李建興（1891-1981），在猴硐創立瑞三煤礦，煤產排名僅次於臺陽煤礦，財力之豐足以奠定李建興在瑞芳一地的領袖地位。1940年日本正陷入中國戰區的泥沼，在臺灣滿布情報網，根據密報，以密謀敵方為罪名，逮捕李氏兄弟。倪蔣懷也被質疑並接受盤問，幸好無證據釋回。可是倪蔣懷逝世後一年，居然又有應接美軍的通敵理由，倪蔣懷長子和洪瑞麟都被憲兵帶走。蔣瑞坑自以為與倪家有親戚關係，和洪瑞麟也走得最近，他恐懼可能會受到牽連，也不敢探問真相，只想暫避風頭，遂倉皇逃出礦場，遠離瑞芳，從1944年至日本戰敗的一年間，都在逃亡，作畫停筆。

蔣瑞坑，〈瑞三煤礦〉，油彩、畫布，65.2×90.9cm，2000。



【右頁上圖】

1946年礦場戶外合影，蔣瑞坑（右2，登上臺車者），洪瑞麟（左4，站立依靠臺車）。

【右頁中圖】

懷山煤礦大家長倪侯太。

【右頁下圖】

蔣瑞坑（左）攝於懷山煤礦事務所。

蔣瑞坑，〈掘進〉，油彩、畫布，72.7×90.9cm，2000。「掘進工」是開採新煤層的第一線，爆破原始煤層，掘出坑穴。第二線人員立即搬開廢石，並修改坑道，接著軌道工進場，鋪設軌道。

先在宜蘭山區跟隨表叔打獵、捕野生動物，可以賣給城市人進補食用，換取生活費。他還有一招，從前在礦場每天都看掘進工開鑿坑道的手法，知道該用到什麼機器去挖掘洞穴。有一所為收容疏散來宜蘭的日本人所成立之臨時小學校，因蔣瑞坑通曉日語，又是礦工出身，遂在日本人校長的請託下，居然也完成一座防空壕。

之後又從宜蘭越過雪山去到坪林，專做以物易物的黑市買賣。戰時大部分物質實施配給制度，從坪林收購廉價山產，捎到臺北換香煙，然後帶回坪林高價出售。從中賺取差價的蠅頭小利，還是可以過活。黑市生意是違法的，終究是為了逃命只得冒險。

戰爭日趨緊張中，有聞日軍正在做困獸之鬥，也聽說麥克阿瑟已



攻下菲律賓，蔣瑞坑自認為若奔向南方，等美軍登陸或對自己有利。雖然火車票一票難求，終能輾轉地踏上有生以來的陌生地墾丁，也去了郵票圖案聲稱日本國土最南端的鵝鑾鼻，並在枋寮待上最久時間。緝拿黑市的風聲鶴唳之中，蔣瑞坑為活下去又不得不重施故技，從枋寮漁村買便宜的海產到都市換取香煙，再帶回來轉售，圖點小利。從臺灣頭浪跡到臺灣尾，不知哪一天才能重返家園？

南臺灣的軍事基地和工業重心，都是盟軍飛機轟炸的目標，地方上急需建造防空壕，到處都在招募工人，蔣瑞坑憑著自己的經驗，在南部大半時間也都加入工人行列，出賣勞力賺錢。

原子彈投下廣島、長崎的時刻，是1945年8月上旬，蔣瑞坑正在臺北市跑黑市交易，8月15日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蔣瑞坑終於可以結束亡命天涯的日子了。回到瑞芳才知道通敵名單中根本沒有他，二十三歲的蔣瑞坑卻已經遠走他鄉，飽嚙戰亂中顛沛流離的一年。

戰爭結束了，瑞芳二坑員工回到原本崗位，蔣瑞坑亦重新歸隊。倪蔣懷長子倪侯太，自戰前繼承父業以來，戰後仍是瑞芳二坑的大家長。終戰二年後的1947年，倪侯太為紀念創業的父親倪蔣懷，將瑞芳二坑改名懷山煤礦，蔣瑞坑仍是懷山煤礦的員工。





蔣瑞坑，〈礦夫群像〉，
速寫、紙，27.5×22cm，
1956。

工作和生活總算安定下來，蔣瑞坑看到勞動兄弟的身影，又蠢蠢欲動，重拾久違的畫筆，老闆倪侯太也從不干涉他在坑內作畫。1950年代得到洪瑞麟礦工素描的感召，他也畫下不計其數以礦夫為主題的單色素描。



蔣瑞坑，〈遊戲〉，蠟筆、紙，37.9×45.5cm，1956。



蔣瑞坑，〈努力不懈〉，速寫、紙，18×26cm，1960。

瑞芳二坑現況

原來瑞芳礦區的本坑是瑞芳一坑，戰後廢坑，原址在今瑞芳國小的校園內。1920年代內瑞芳出礦，稱瑞芳一坑分坑，其後才獨立為瑞芳二坑，1947年改名懷山煤礦。



[左圖]
瑞芳忠魂碑



[右圖]
忠魂碑背面鐫刻文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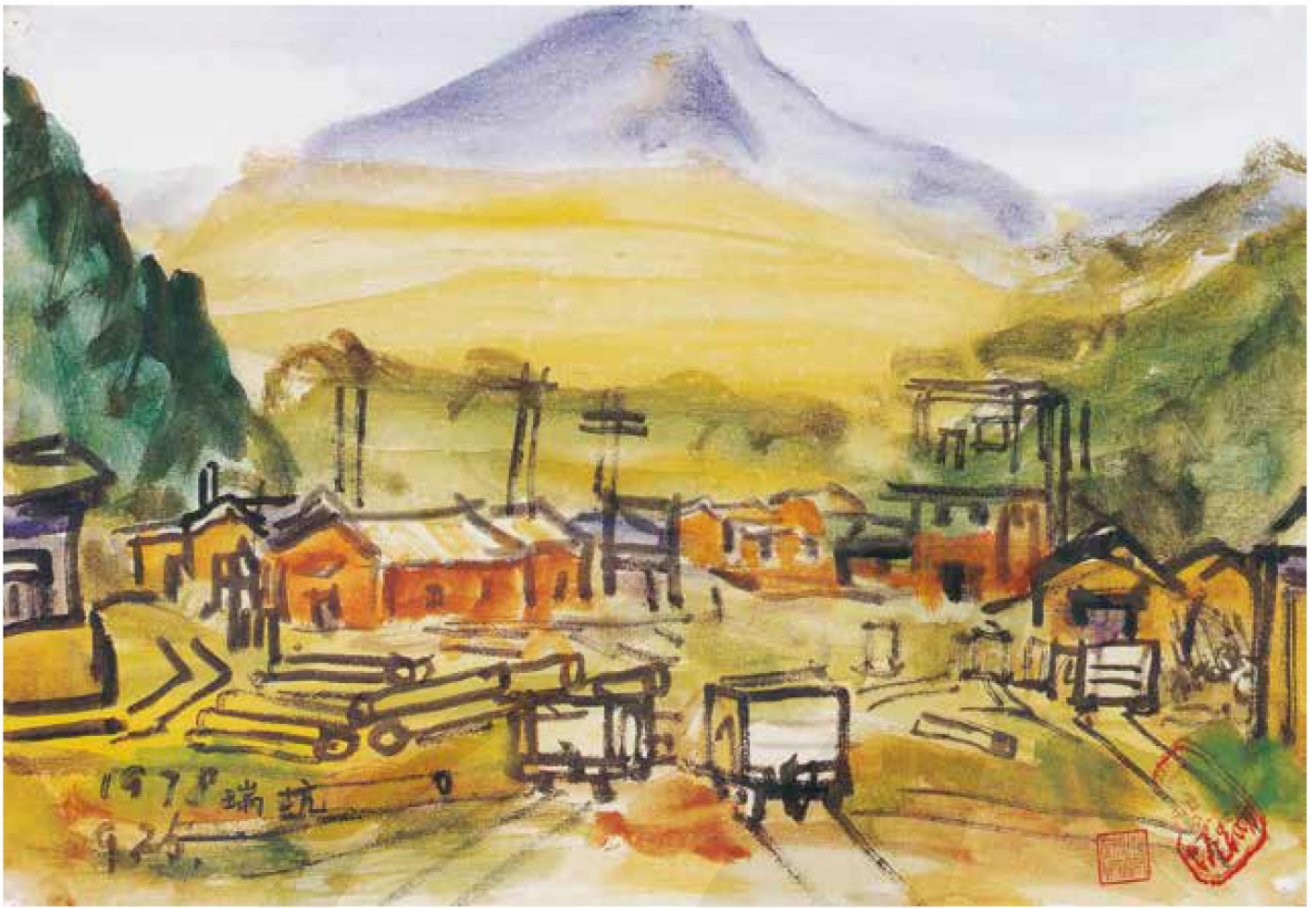
1980年代臺灣煤礦全面停產，懷山煤礦也跟著休兵了，現在連同整座山丘整建為瑞芳公園，位於內瑞芳上九份高架橋之前，過平交道的山坡路上。其實只是一條緩坡道路而已，無任何公園設施，不過兩旁林木蒼翠，靜謐清幽，昔日瑞芳二坑幾乎已無跡可尋。

從前這一帶有機房、事務所、福利社、臺車停放處及員工宿舍等，礦場歇業後，埋進荒煙蔓草中，沒想到在闢建公園時，發現一座隱藏在宿舍區相思樹林裡日本人留下來的紀念碑，鐫刻「忠魂」二字，立在三階段梯形石塊堆最上方，背面刻有文字。照理說，這麼高敏感度的軍國標記，絕對無法見容於戰後當局，得以倖存是因為深藏密林之間，碑座四周蓋滿寮房，一直沒有被特別注意，而殘存至今。

建碑年代是1943年7月，被尊為軍神的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已經陣亡，日軍正從南洋群島節節敗退，臺灣軍為鼓舞士氣，與瑞芳首長協議興建一座紀念碑，即是在本來收納瑞芳攻防戰犧牲的日軍墳場，新搭建納骨石碑，所以碑文也是重述1895年北白川宮親王的戰功。

[右頁上圖]
蔣瑞坑，〈懷山煤礦〉，水彩、紙，38.4×54.5cm，1978。

[右頁下圖]
蔣瑞坑在金山寫生。



半生奉獻懷山煤礦

蔣瑞坑一生可以分成兩個階段，礦工生涯是前半生；後半生則是畫家。礦工歲月有四十年歷史，直到1970年代末，懷山煤礦改組數年後正式退休。

1958年懷山煤礦大出炭，恰逢臺煤外銷開始，為了增產進用不少新手礦工，洪瑞麟已升任礦長，蔣瑞坑白天忙著在坑內監督兼指導，工作很辛苦，危險度更高，曾經遭逢幾次大難不死的經驗。最嚴重的一次是坑道落磐，幾個人在黑暗中被困三天。幸好出事時還不到中午用餐時間，夥伴們都還有便當和水，勉強熬過數日，並輪流點頭燈維持光源，但吃喝拉撒全在小小的空間，惡臭無



蔣瑞坑，〈礦友〉，淡彩、紙，19×24cm，1962。



蔣瑞坑，〈打瞌睡〉，速寫、紙，21.5×28cm，1966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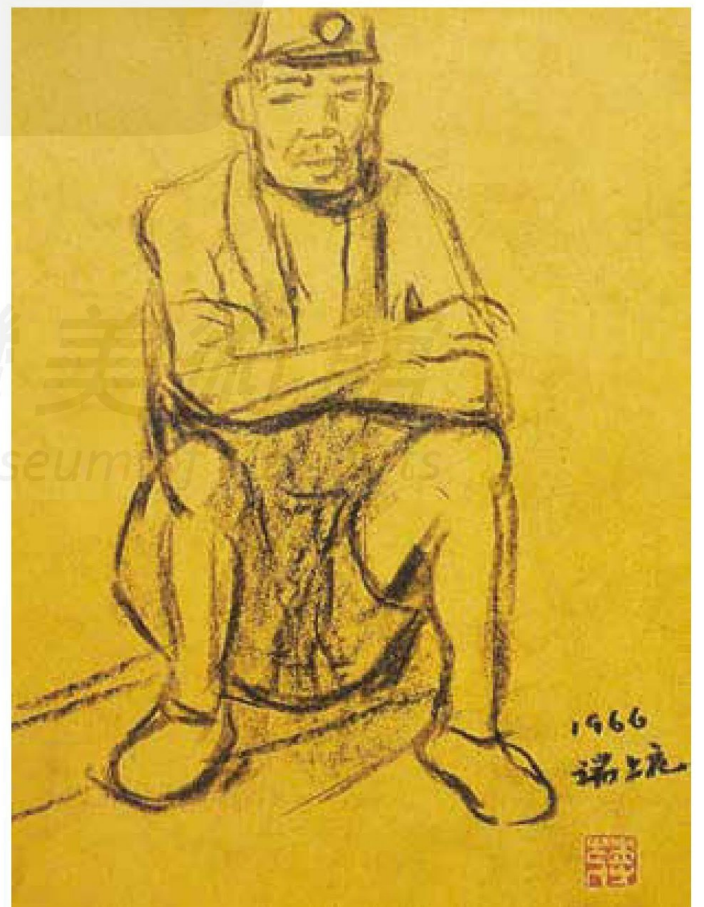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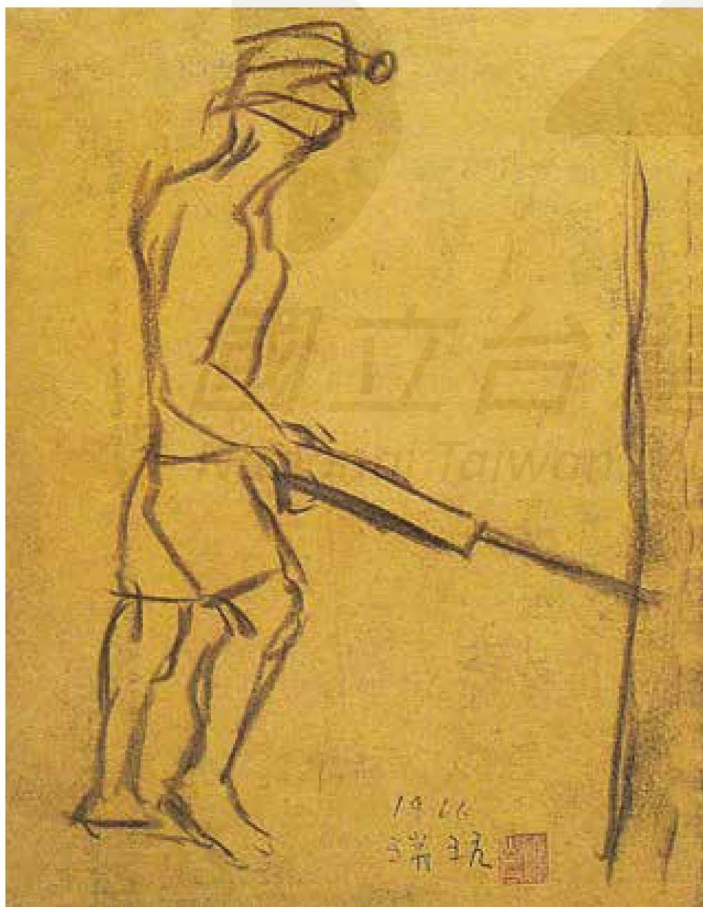
蔣瑞坑，〈休憩〉，水墨、紙，27.5×44cm，1970。

蔣瑞坑，〈打鴨頭〉，速寫、紙，28×21.5cm，1966。

蔣瑞坑，〈阿勇仔〉，粉蠟筆、紙，28×21.5cm，1966。

比。身經大小劫難的老鳥蔣瑞坑安撫弟兄們，相信外頭已經通報坍方，很快就會來搶救，必須鎮靜等待。果然一天後已經聽到機器鑽鑿的聲音，大家才安下心來，終於安全脫困。

懷山煤礦礦工生涯的後期，礦場負責人由倪蔣懷的幾位公子輪番





上陣，每一位頂頭上司都視蔣瑞坑為自家人，從少年礦工到礦場老兵，終身感念懷山煤礦對他的包容，可以縱任他在工作中手不停筆的畫礦工速寫。

富家出身的老闆也有好杯中物者，與之千杯不醉的蔣瑞坑，情誼如同手足，只不過紳士與礦夫，總有斯文和粗野的對比。其實更能夠彼此豪飲暢談的對象，畢竟還是老礦友。地底微光下信手拈來，畫坑內作業，畫通風口休憩神情或礦車入坑，皆宛若神來之筆，這些精采手稿不計其數。但畫完要送給他們，卻誰都不想要。

可是礦友下工後，照例會痛飲幾杯抒壓，儘管酒話連篇，葷腥不忌，卻搭不上半丁點藝術話題，但大家都是底層社會的知音。從事這種高危險度的行業，礦友們都有一個共識「人家死後才埋，咱們是未死先埋」。坑內工作中偶有纜索斷裂，鐵製重車直下坑道砸中工人，或突遇火燒坑，會被濃煙嗆死，若不幸瓦斯爆炸更慘如煉獄。

礦友入坑前在戶外與事務員的留影，全員展露笑顏，相互祈禱平安，一旦入坑

上圖 蔣瑞坑，〈阿坤伯〉，水墨、紙，24×19cm，1962。

下圖 蔣瑞坑，〈阿鎚伯〉，水墨、紙，40.9×31.8cm，1967。

右頁圖 蔣瑞坑，〈礦車上〉，粉蠟筆、紙，28×21.5cm，1968。



蔣瑞坑，〈阿雄〉，粉蠟筆、紙，21.5×28cm，1966。



蔣瑞坑，〈礦車〉，粉蠟筆、紙，17.5×25cm，1972。



之後就是命運共同體。蔣瑞坑也有幾位生死之交的礦友，有的幾杯黃湯下肚就發酒瘋，但非常有義氣，偶爾手頭不便，臨時告貸，必二話不說伸出援手。有的是生活欠節制，老來病死他鄉，還須蔣瑞坑湊錢，包



蔣瑞坑，〈礦友像〉，油彩、畫布，53×45.5cm，1990。

了紅包請人收屍運回瑞芳。與長年處在同溫層的礦友們，他們的喜怒哀樂、內心掙扎，蔣瑞坑感同身受，後來也都根據速寫，反映到礦工油畫上，流露著他們哀歡表情。